



闹新春

李海波/摄

年俗寻踪

春临大地,岁启新章。辞旧迎新的脚步愈发临近,红灯笼缀满街巷,团圆的期盼在空气中蔓延。在这新春佳节将至的美好时刻,本刊特别推出讲述洋溢着温暖与幸福的春节故事。愿这些带着温度的文字,伴您静待佳节、共盼团圆。



瑞雪兆丰年

李陶摄

漏不断的旧年滋味

雷志帆

年渐渐近了,街上卖粉条的吆喝声又稠了起来。人们围上去,总要先问一句:“是纯手工做的么?”仿佛那黄中带黑、干硬脆响的粉条上,若没有带着手艺的体温与风霜的印子,便算不得正经年货似的。这问答年年重复,像一种固执的仪式。而我,每每听见,思绪总会一沉,沉到记忆里那条被冻得梆硬的河边,沉到一场久远而盛大的“漏粉”里去。那热气与寒雾交织的场面,便活生生地在眼前铺展开来。

那真是一场专属于隆冬的、热火朝天的演出。选在滴水成冰的农闲时节,三两户人家商议好,在村头临河的空阔场地上,支起行军锅似的巨釜,再在不远处用树枝交叉搭起架子,扯上麻绳,备好成捆的、刮得溜光的竹棍,准备工作便做足了。

各家将珍藏了一秋的红薯粉坨搬出来,那是将红薯一遍遍淘洗、沉淀、晾晒才得的精华,洁白如雪,细润如沙。把粉坨倒进阔大的瓦盆里,兑上清冽的井水,男人们挽起袖子,用手臂缓缓搅动。那动作需均匀、需稳,仿佛不是在和粉,而是在驯服一团有灵性的、沉默的云。渐渐地,粉与水交融,成了稠腻而光亮的“粉泥”,静静地卧在盆中,预示着演出即将开始。

锅里的水终于滚了,白汽轰然升腾,模糊了远近的枯树与屋顶。这时,“主角”才登场——一位村民们特意请来的老师傅,不苟言笑,双手因长年浸泡在水里而通红皴裂。他挽起袖口,从瓦盆里抄起一大团温热的粉泥,稳稳填入底部有孔的葫芦瓢,然后端着这沉甸甸的家伙,走到沸锅上方。全场便静了,只余柴火燃烧与热水沸腾的声响。只见他腰身微沉,手臂有节奏地晃动起来,起先是试探地、缓慢地,随即加快节奏,手腕与肘关节协同发力,透出一股沉稳的暗劲。粉泥受了这催迫,便从瓢孔中均匀地漏下来,起初是迟疑的滴,瞬间便被拉成一根根银亮的线,笔直地坠入翻腾的滚水中。那线条,竟在空中划出柔和的弧,绵绵不绝,像春蚕吐丝,更像时光本身被抻成了透明的、可食的弦。

我的角色,一般是蹲在灶前添柴的“火头军”。父亲叮嘱我:“火不能断,水要一直沸着。”于是,我便一直紧盯灶膛里舔舐锅底的火舌,始终不敢移开视线。随着一阵阵“噼啪”声,万千银线入水,先是一沉,隐没无踪,片刻后,又在锅的另一端悄然浮起,变得透明、滑润,像一尾尾白鱼,摇头摆尾地聚拢。那一刻,神奇的转化就在眼前发生:混池的粉泥,经由滚水的点化,获得了清晰而柔韧的形态。

捞粉的人早已在一旁候着,是我的堂哥。他手持两根长竹棍,一根伸入水中,巧妙一转,将那些“白鱼”缠绕上来,另一根则飞快地将泛满的粉条压住、捋顺,然后转身,疾步走向河边。河面结着厚厚的、泛着青光的冰,只在水流较急处凿开一窟窿,露出幽深刺骨的河水。他将竹棍伸进冰水里,只听得“吱啦”一声轻响,一团白汽倏地冒出,那些刚刚还柔软温顺的粉条,顷刻间便挺直了脊背。他小跑着将这挂满粉条的竹棍送到支架前,架在麻绳上,一杆,又一杆。很快,架子上便排开了雪白的“琴弦”,在北风中微微颤动,滴落的水珠瞬间凝成冰溜,晶莹剔透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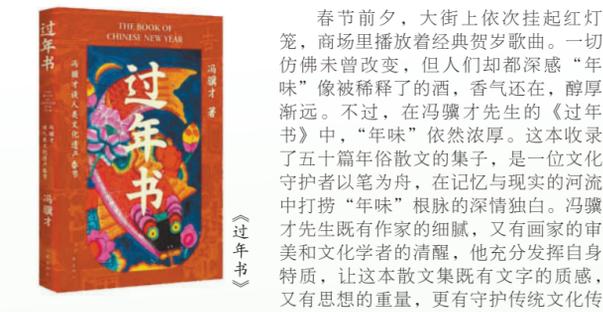
我总爱凑到架子下仰头看。风穿过那些半透明的帘幕,发出细微的、冰裂般的清响。在阳光的照射下,粉条泛着淡淡的琥珀色,我能看见里面未匀的、细微的颗粒。空气里弥漫着淀粉特有的甜香,混着柴火烟与冰河的水汽,那是一种难以言喻的年的味道。大人们说,粉条需得经这三日的冻晒,热毒尽去,筋骨才强。这是水火相激、寒暑共炼的功课。

如今,这般场景已看不到了。村里人不再手工制作粉条,机器可以更轻松地完成。市集上的粉条莹白柔顺,再也寻不见那抹黄中带黑的质朴,尝不出那一丝若有若无的、属于风与火的气息。效率与产量是进步了,可那粉条里绵远醇厚的滋味呢?那嵌在每一道工序里的专注与协作呢?

或许,人们执意寻找“纯手工”粉条,寻找的并非一种味道,而是一段温度,一种记忆里集体劳作的庄重韵律,一个关于食物如何在与天时、地气、人力的共舞中,完成其生命转化的、完整而动人的故事。那漏下的,哪里只是粉条,分明是一缕缕可以烹煮的旧时光。

以笔为舟 打捞年味

裴金超



《过年书》

春节前夕,大街上依次挂起红灯笼,商场里播放着经典贺岁歌曲。一切仿佛未曾改变,但人们却都深感“年味”像被稀释了的酒,香气还在,醇厚渐远。不过,在冯骥才先生的《过年书》中,“年味”依然浓厚。这本收录了五十篇年俗散文的集子,是一位文化守护者以笔为舟,在记忆与现实的河流中打捞“年味”根脉的深情独白。冯骥才先生既有作家的细腻,又有画家的审美和文化学者的清醒,他充分发挥自身特质,让这本散文集既有文字的质感,又有思想的重,更有守护传统文化传承发展的赤诚担当。

五十篇散文,宛如五十盏在岁月长廊里次第点亮的灯笼,照亮了一条通往“年”的精神原乡之路。在冯骥才先生的笔下,“年”是活色生香,是感官的全然复苏。他写“守岁”,夜一寸一寸从墨黑熬成鱼肚白,家人围坐,灯火可亲,静默里是光阴的重量与生命的接力;他写“娘娘宫”前的摩肩接踵,写空气里弥漫的香火气、油炸吃食的焦香,汇成一股滚烫的、属于人间烟火希望之流;他写“爆竹”,“一挂小鞭,拆开来,一个个地点燃,那清亮的爆响,能把心里所有的褶皱都烫平”,这些极具画面感与情感共鸣的描写,精准勾勒出老辈年味里的治愈力量。

在冯骥才先生的文字里,年俗从来不是孤立的仪式,而是中国人的精神图腾与情感纽带。龙旗、虎头、狮帽,这些我们熟悉的物件,都有着独特的文化内涵:平日象征威严的龙、寓意威猛的狮,在春节被百姓邀入人间,红绸翻飞间,神明不再是高高在上的符号,而是走进烟火生活的吉祥使者。

当然,冯骥才并非沉溺旧梦的怀旧者。他的温情笔触中,始终贯穿着文化学者的清醒与忧思。他敏锐地捕捉到时代巨变在“年”身上刻下的痕迹——从前,人们会登门拜年、张贴春联;而今,祝福从门窗移至掌上,从线下走到线上,防盗门代替了笨重的木门,单元楼割裂了胡同院落的喧嚣,当祭祀天地祖先的仪式简化成一条群发的微信,年的内核是否也在悄然转变?

这便触及了《过年书》中更深一层的思考:传统并非铁板一块,它本身便是一部流动的史书。冯骥才先生一遍遍书写相似的场景——守岁、爆竹、娘娘宫,这易被指为“重复”。但在我看来,每一次书写,背景音都是不同的:城市化、全球化、信息化的浪潮一波紧似一波,他并非不知改变,而是想在深情回望中,试图打捞那些不应随波逐去的传统内核——比如对自然的敬畏,对团圆的渴望,对时间更迭的庄重感,以及如何在现代的坐标系里,为这些精神找到新的锚点与表达。

真正的传承,不是沉湎于过去,而是让那份祈愿平安、珍重团圆、敬畏时间的精神内核,在当下找到它鲜活、有力的表达方式,让“年”在每一代人的生命中,重新、真正地“过”起来。如此,纵使爆竹声渐远,那份冯骥才先生纸笔间留存下来的、属于中国年的温热灵魂,依然在新的岁月里,生生不息。

你值得被记住

柯娟

跟我们亲?”我没多解释,只是默默跑项目、调解纠纷、帮孤寡老人买药送米,汛期安置受灾群众、冬季送上棉被、春节备好米面油……一桩桩、一件件,日子久了,隔阂如冰消融。

有一年腊月廿三,住在村东头的老李头拄着拐杖,颤巍巍地走到村委会门口,搓着手对我们说:“我家明天杀年猪,你们几个娃儿……来吃个饭不?”那语气,小心翼翼,又满怀期待。

我们当然去了。清晨五点,天还黑着,寒风刺骨。山谷里一片寂静,唯有摩托车偶尔驶过的声音。我们到时,老李头家的院坝已是灯火通明,屠夫、帮工、亲戚早已围成一圈。猪从圈里被赶出来,几个壮汉合力按住猪的五花,场面上既紧张又热闹。我们几个年轻人哪见过这阵仗,赶忙撸起袖子上前帮忙,手冻得通红,鞋上沾满泥浆,不知从何下手,却笑得前仰后合。

厨房里,大铁锅烧得滚烫,酸菜、萝卜、豆腐早已备好。中午时分,刨猪汤端上桌——乳白色的汤底翻滚着鲜嫩的肉片、脆爽的肚条、软糯的血旺,撒上葱花、胡椒,香气直钻鼻腔。再配上秦岭山区特有的甘蔗酒,一口下去,口中回甜,暖意在胃里直抵心窝。

饭桌上,老李头举起粗瓷碗,声音有些哽咽:“这几年,要不是你们帮衬我

们这两个无儿无女的老家伙,别说喂两头大肥猪,怕是猪崽子都买不起。今天这顿饭,不是客套,是真心!”那一刻,我忽然明白:所谓“驻村”,不是简单地“住下来”,而是要把心扎进这片土地,把情融进这些烟火日常。村民不会用华丽的辞藻表达感激,但他们会在最隆重的年节里,把最珍贵的“第一口肉”留给你——这是他们能给出的最高礼遇,也是最朴素的信任。

“呆呆”的故事之所以动人,不仅在于网友的热情响应,更在于它唤醒了无数人对乡土人情的集体记忆。在这个信息奔涌、节奏飞快的时代,人们内心深处仍渴望一种真实的联结——不是点赞转发,而是挽起袖子一起干;不是隔着屏幕围观,而是围坐一桌,共饮一碗热汤。

而驻村工作队,恰是在疏离中重新编织起了一条情感纽带。在村里,我们是桥梁、是倾听者、是同行者。当村民愿意在杀年猪这样重要的家庭仪式中邀请你,说明你已不再是“外人”,而是“自己人”。

记得有一年,村里王婶家杀猪,特意留了一块五花肉,用松柏枝熏好,又用粽叶包好,悄悄塞给我:“带回去给大家尝尝,你们这一年辛苦了。”那块肉拿在手里沉甸甸的,不仅是肉的分量,

更藏着乡亲们最厚重的情分。

如今,越来越多的年轻人离开乡村,奔向城市。但每逢年关,总有人在朋友圈晒出老家的杀猪饭:冒着热气的大锅、堆满腊肉的竹筐、围坐谈笑的亲人。配文往往是:还是家乡的味道最暖。这味道,是舌尖上的记忆,更是情感上的归依。

春节将至,年猪已肥,灶火正旺。村里的杀猪饭又陆续摆开了。这一次,我们不再是客人,而是早早被叫去帮忙捆柴、烧水、摆碗筷的“自家人”。老李头见我进门,咧嘴一笑:“锅里给你们留了血旺,吃上热乎!”

原来,信任从来不是挂在嘴边的感谢,而是悄悄为你多舀的一勺热汤,是杀猪前夜特意留下的那副干净碗筷,是孩子跑来拉住你的衣角,甜甜地说出的那句:“叔叔,阿姨快来,我家今天按猪啦。”

驻村的日子总会结束,但有些东西早已长进生命里——比如闻到酸菜炖肉的香气会心头一暖,比如听见摩托车驶过村道会下意识望一眼院门。这些细碎的牵挂,比任何总结材料都更真实地告诉我:我们曾真心奋斗在这片土地上。

杀猪饭年年有,而人心最贵。它不喧哗,不张扬,只在腊月清晨的寒雾里,在粗瓷碗升腾的热气中,默默说一句:你值得被记住。

军民同心庆新春

刘浩军

地、妇女纺织布等边区生活场景。一幅幅年画充满精气神,深受群众喜爱,大家争相讨要,让年的红火里多了一份新思想的暖意。

延安的年,最热闹的当数秧歌。陕北秧歌本是乡亲们过年庆祝的传统习俗,在延安时期被注入新的生命力,发展成“新秧歌”。艺术家们换上粗布衣裳,深入乡村与军营采风,将边区军民生产劳作、抗日救亡的真实故事融入秧歌创作,推出《拥军花鼓》《兄妹开荒》等脍炙人口的新秧歌剧,成为边区军民最喜爱的文艺形式。

1943年春节,延安鲁艺组建150人的秧歌队,率先走进杨家岭、中央党校等地演出。精彩的新秧歌吸引乡亲们从四面八方赶来,现场被围得水泄不通。这一年春节,恰好赶上陕甘宁边区政府1月发起的“双拥运动”,秧歌队又马不停蹄地赶赴金盆湾、南泥湾等地慰问部队。当《拥军花鼓》的旋律响起,演员们唱起“正月里来是新春,赶上了猪羊出呀了门”,上千

名老乡与战士齐声合唱,歌声久久回荡在黄土坡上。那份军民同心的温情,至今想来仍让人动容。

聊完延安,再说说中央苏区的年。那时的苏区战火纷飞,物资匮乏,乡亲们生活十分艰苦,可苏区军民凭着骨子里的韧劲,在硝烟中过出了别样的春节,在苦难里点燃了希望之光。土地革命前,苏区老百姓最怕过年。地主恶霸横行乡里,辛苦劳作一年的粮食却被掠夺一空,不少人甚至为躲债背井离乡。共产党和红军到来后,苏区百姓的日子才有了盼头。红军打土豪、分田地,把没收的粮食物资分给穷苦百姓,还创办消费合作社,打破国民党的经济封锁。乡亲们凭票就能买到盐、布等基本生活用品,遇上物资稍充足时,还能置办少量年货。

苏区的春节总与战事相伴,越是临近年关,战事往往越激烈,但苏区军民从未畏惧,而是用一场场胜仗为新年献礼。1929年除夕,毛泽东、朱德率领红四军主力抵达瑞金大柏地,这个春节,成为红军战士们难忘的战地春节。那

年,红四军向赣南挺进,试图解井冈山之围,途中多次遭遇袭击,损失惨重,士气受挫。抵达大柏地时,战士们缺衣少食、极度疲惫,而身后仍有敌人紧追不舍。毛泽东、朱德果断利用大柏地的有利地形设伏,动员战士们说:“消灭敌人,让老百姓安稳过年,今天就在这儿杀敌过新年!”战士们深受鼓舞,顶着寒风在山野中埋伏,年夜饭只有冰冷的红米、干涩的野菜,却无一人抱怨。第二天,大柏地战斗打响,红军将士奋勇杀敌,激战一整天,终于大获全胜。战后,红军与当地乡亲们一起杀猪宰羊,共庆新年,枪声化作新春的鞭炮,疲惫化为欢庆的喜悦。

苏区的年是苦的,苦在烽火连天、物资匮乏;苏区的年更是暖的,暖在军民同心、鱼水深情,暖在革命火种生生不息。

那些在战火中淬炼的温暖与信仰,早已融入中华民族的血脉,成为永不褪色的红色记忆,代代相传、历久弥新。

40多年前的一个除夕,爷爷险些没能在家过年。当时担任生产队长的他,刚进腊月,就领着七名社员去内蒙古那边给村里买牛去了。

为何要去那么远?听大人们说,那边牛便宜。买牛为何要去那么多人?一是当时买牛带的全是现金,几乎是全村的全部家当,万一丢了或被盗了,后果不堪设想。二是买牛去时可以坐火车,但回来就不行了,要一路步行把牛赶回来。千里迢迢,风餐露宿,是件极辛苦的事。

爷爷他们出发那天,老少爷们儿关切地问:“什么时候能回来呀?”爷爷一边背起铺盖卷,一边大声回答:“再晚,也得回来过年!”

气了,一趟趟往村头跑。和爷爷一同去买牛的那几个社员的家人,也都来我家打探消息。奶奶一边安慰他们,一边连连叹息。

夜深了,附近三五里村已经响起鞭炮声。奶奶看着满屋子的人,高声说:“男人们不在家,可年还得过呀,都回去包饺子吧。他们回来也好热乎乎地吃个年夜饭。”

至今我还清晰记得,当时,奶奶一边调馅和面,一边擦眼抹泪。饺子煮熟之后,奶奶捞了满满一大碗,摆在窗台上,并特意放上一双筷子,喃喃说道:“老头子,今年的饺子你就算吃上了。”

就在这时,大街上传来一阵喧嚣声,接着有人高声喊:“买牛的人回来了!”奶奶和我听了,没顾上穿棉衣就跑了出去。只见大街上早已一片沸腾:孩

子们跑来跑去,挨个看刚买回来的牛,大人们则围着从远方归来的家人嘘寒问暖,几位社员的妻子悄悄抹着眼角。最有意思的要数村长,他先是围着刚买回来的牛转了好几圈,又挨个与买牛的人拥抱,然后竟一溜烟跑远了。大伙儿正纳闷呢,很快他又回来了,手里拿着两瓶酒对爷爷说:“你们这次可是为村里立了一大功啊。今儿个我请客,咱老少爷们儿喝个庆功酒!”

乡亲们欢呼了起来,大家都一溜小跑着回家,有的端鸡端鱼,有的端出热气腾腾的饺子,临街的人家搬出桌椅,小伙子们放起鞭炮。欢声笑语中,全村人你敬我让,推杯换盏,边吃边听外头买牛的人讲一路上的所见所闻。整个村子,都沉浸在团圆又喜庆的气氛中……

除夕晚归

冯毅

